

在那個沒有雲的地方，天是藍色的

絲竹

他努力地使自己成為教室中的一份子，努力地使自己不再是教室中的擺設，但他所能做的，只是困難地搖搖頭，轉眼間，心又飛入那堆糾纏不清的思緒當中，欲語還休，欲語還休……

老教授依舊在黑板上抄著發黃的筆記，了了如蚊的聲音像是自口古井中裊裊傳來。他心中忽然有一股衝動，想要點燃懷中的某一根煙，在繚繞的煙霧中以守宮的眼神來欣賞來嘲笑教室中每一個人臉上麻木的表情。然而，老教授依舊是老教授，發黃的筆記依舊是發黃的筆記，聲音依舊了了如蚊，懷中的煙依舊沒有被點燃，被嘲笑的人只有自己……

如果說「信手吉他弦胡亂撥弄，隨口不成調出之為章」是人生一大享受的話，那麼貝多芬或許能享受一些人生，李白也是的，但他們都不及我，因為我只會出口不成調，因為我只會胡亂撥弄弦。

先來一個溫實厚重的C和弦，再來一個發亢奮揚的G和弦，於是一條滾滾大江，一股滔滔巨浪便在指間與唇邊生成，或許，這真是天下最美的一章，但又復有誰聞得？又復有誰能記？而又何庸我勞心去記？又何庸我邀人共聞？混濁的F和弦攪得滿江翻騰，帶來沉汗的泥沙，帶來腐植的沃土，帶來太極兩儀，也帶來了生命。也許剎那間風和日照，曦霞重疊，也許，凡事都只是時間的函數，而時間又只是一頭狂奔中的野獸，也許，時間有一天終將停止牠的追逐遊戲，但，問題是牠現在踩上了只能輕撫的小調和弦，被過度敲打的F壓抑得我的胸口隱隱作痛，久久不去，久久不去……

據說，F只是C的下屬和弦，而G又只是C的屬七和弦……

依舊刮著雨，他呆若木雞地隨著人群坐在車廂裏。氣剎車間歇地吼叫著，而腳步的踢踏聲，眼前人群晃動的影象，都不能在他麻木死板的臉上添上一些表情，都不能將他心中的洶湧波濤平息少許。

想著想著，欣欣九路欲行又止，又是一天的忙碌，忙碌的乘客，忙碌的司機，忙碌的車掌，忙碌的欣欣九路，還有忙碌的交通警察。但，時間從不忙碌，時間從不須要趕車子，趕家教，趕作業，時間永遠是那麽從容不迫，從容不迫地讓人羨慕，從容不迫地讓人恨得牙癢癢的。但，愛自是愛，恨自是恨，時間依舊從容不迫。

氣剎車，車行，車行，氣剎車……